

[日]今邑彩 著 黄晓晰 译

同屋 ルームメイト

这世上存在的，不是你，就是我，
只能是其中的一个。不需要两个……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圓屋

ルームメイト
「日」今邑彩著 黄晓晰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"ROOM MATE" by Aya Imamura

Copyright © 1997 Aya Imamur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
Tokyo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., Beijing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1-332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屋 / 今邑彩著 ; 黄晓晰译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12

ISBN 978-7-5463-7019-4

I. ①同… II. ①今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4710号

同屋

作 者	[日] 今邑彩
译 者	黄晓晰
责任编辑	宋 春 乐 琳
特约编辑	姜程程 孙世庆 左 夕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总编办：010-63109462-1104 发行科：010-63329002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ISBN 978-7-5463-7019-4

定价：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10-63109462-1104

目录

独白1	1
第一部	10
独白2	79
第二部	87
独白3	149
第三部	153
文库版后记	243
独白4	245

独白1

我洗完澡回来后，玛丽依旧赤裸着身子趴在床上，好像正在看什么人的照片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

我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，边坐到床边随便问了一句。

“这个混蛋。”

玛丽像从手上甩掉粪便似的将手里的东西扔在了床上。

“上次我和你所说的那个蠢猪。”

玛丽撇着嘴对我说。

我拿起那张照片。照片里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猥琐地笑着，一嘴黄色的牙齿。敞开的衬衫中露出了令人厌恶的金色胸毛，看着不像是日本人。

原来如此，的确长着一副蠢猪的脸。我心中暗暗想到。不对，如果要称他为蠢猪的话，那还真是对猪的一种侮辱。因为介绍动物的书中都写着：猪是一种喜欢干净的可爱动物。

记得上周见到玛丽时，她对我说，现在只要一想起这个混蛋以

前所做的事她就想吐。

“你那时候说的话是真的？”

玛丽像只懒猫一样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后，盘腿坐了下来。不经意间，两腿之间已经春光乍泄，可她却一点儿都不在意。

“上次说什么了？”

我抬起头问玛丽。

“你上次说‘如果这个混蛋出现在我眼前的话，我就把他杀了。’是真的吧？”

玛丽的眼睛闪烁着妖异的光芒。

“是真的。”

我回答道。当然，我当时是认真的。就是现在，我也在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冲动，真怕一不小心就会把手中的照片撕成两半。

“如果是真的，就给我把他杀了。”

玛丽压低了声音说道。

我看了玛丽一眼。她的嘴角泛着浅浅的笑，眼睛里却没有一点儿笑意，用像要刺透一切似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在那犀利的眼神深处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双眼睛，充满胆怯而又燃烧着愤怒的双眼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慰藉的双眼，那是一双属于一个六岁小女孩的双眼。

“把他杀了。”

玛丽又说了一遍。

“把那个混蛋剁碎。”

玛丽再次强调。

“好的。”

我毫不犹豫地說道，直视着玛丽的眼睛点了点头。玛丽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。玛丽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。

“我真想亲手杀死他，为当时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塞米报仇。”

玛丽悔恨而又不甘地自言自语着。我真想对她说，你不需要动手，你那漂亮白皙的手指不值得为这种蠢猪而玷污。我很想这么对玛丽说。但是，我还是对她说了不同的话。

“咱们该怎么做？”

“我已经计划过了。”

玛丽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，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“那个混蛋一直都想得到我。所以，只要我装作同意的样子，然后把他骗到宾馆里就好办了。”

玛丽向我讲述着她的计划。

“……然后让我去那里，是这样的吧？”

听完玛丽的话后，我问道。

“嗯，就是这样。这样做的话，不但我有不在场的证据，而且没人知道咱俩的关系，所以也没人会想到是你干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你能为我杀了他吗？”

玛丽向我这边爬了过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“我会杀了他的。”

我用手搂着她的脖子，将脸凑了过去，干脆地回答道。

* * *

那个混蛋进来了。

我坐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，从报纸的边缘看到照片上那个男人正朝前台走去。

因为离前台还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我没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。但

是我清楚地看到那个男人在前台接待递给他的登记册上填写着什么。

在前台办完手续后，那个男人像踩着舞曲似的迈着轻飘飘的步伐朝电梯的方向走去了。那个混蛋一定是在构想着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令他期待已久的那件事。

我合上报纸，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，迈着悠闲的步子，走到了那个混蛋的背后。电梯门开后，我和那个混蛋一起坐上了电梯。那个混蛋直接按了七层的按钮。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，我按了九层的按钮。然后，将视线从他的身上移开，面向墙站着。他哼着歌，完全沉浸在了令人作呕的妄想之中，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

电梯一到七层，他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稍等了片刻，然后我跟着走了过去。那个混蛋走到一个房间前便停了下来，随后插入门卡走了进去，又将房间门紧紧地关上。我用眼角扫视着这一切，记住了那扇门上写着的房间号，然后乘电梯返回一楼。现在还不是进去的时候，我决定消磨一会儿时间再说。那个混蛋估计进了屋子后会直接洗澡，因为他衬衫的腋窝处以及后背沾满了汗渍。脱下那件衬衫后，他应该会换上宾馆准备的浴巾或睡衣吧。我打算一直等到他洗完澡，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再进去。而且，我扮成玛丽的听差出现在那个混蛋的面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如果径直进去的话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。反正，那个混蛋在玛丽来之前肯定哪都不会去，我相信他会一直色迷迷地在那儿等着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我再次乘电梯来到了七层。走到了刚才牢记在脑中的房间号前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那个混蛋一定以为是玛丽来了，立马打开了房门。刚才还色迷迷的，一看到是我立马变成了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表情。

“是帕克吧？”

我低声问道，尽量不让其他房间的客人听到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他用流利的日语反问道。这个混蛋早已换上了白色的浴巾，敞开的胸脯上露出来的胸毛还湿淋淋的。他好像不记得我了。

“是玛丽派我来的，我能进去吗？”

我边说边半强行地进入屋内，随之把门关上了。

“玛丽怎么了？没来吗？”

他略带失望地问道。

“刚才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房间号，说马上要过来。”

“不，玛丽会来的。只是突然有些事走不开，所以要迟来一会儿。”

我面带微笑地回答道。

听了我的回答后，他好像稍微放心了点儿。

我摸了摸喉咙说道：

“能给我倒一杯水吗？来得比较急，有点口渴了。”

这个混蛋不情愿地转身朝水槽方向走了去。

就是现在，时机已到。我从拎着的塑料袋中取出了扳手，朝他的后脑勺砸了下去。惨叫一声后，这个混蛋双手抱着头倒在了地上。我从纸袋中取出了手套带上，掏出胶带将他的手脚绑了起来。最后，给他的嘴也贴上了胶带。

干完这些后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环视了一下屋子四周，两张罩有米黄色床罩的床并排摆放着，其中的一张床上凌乱地摆放着那个男子刚刚脱下的衬衫及裤子。房间看起来不像是单人房，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豪华两人间吧。

旁边的桌子上放着还没打开的罐装啤酒，看到这个，我还真的有点儿渴了。随即一把抓起了桌子上的啤酒，拉开瓶盖后，一口气喝掉了一半。没想到竟然呛到了，我一个劲儿地咳嗽。正在这时，

躺在地上的那个混蛋开始扭动着身体并发出低低的呻吟声，这家伙好像苏醒过来了。

我将电视打开，换到了歌曲频道。太好了，这歌曲声刚好可以掩盖住他的呻吟声。安全起见，我又稍稍把音乐声弄大了点儿。

那个混蛋一边呻吟一边挣扎着，用疑惑而恐惧的眼神朝我这边看来。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好像马上就要跳出来似的。

我一边看着那个混蛋的狼狈状，一边喝尽了最后一点儿啤酒，随后，一只手将空啤酒罐捏扁了。接着，我拾起地上的纸袋，掏出了装在里面的刀子。

刀子和扳手都是玛丽事前给我准备好的。

这下子，他的眼睛真的就要跳出来了。由于来回挣扎，他浴巾上的带子不知何时松开了，衣服前面也凌乱地散开了。我才看清楚，这个混蛋下面什么都没有穿，真是急性子的蠢货。

我又仔细看了一下，只见他那长满肥肉的肚子不停地上下晃动着，卷在泛白阴毛间的那团蜷缩的黑红东西也在哆嗦着。

真是一幅滑稽不堪的景象。

我向他提起了从玛丽那儿听来的事，这个混蛋的眼睛竟然渐渐地模糊了起来。

“这事是真的吗？”

我用刀逼着他的喉咙问道。虽然我并不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答案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玛丽所说的话。

玛丽说做，我就会照着做。这就足够了。

我向他询问这件事，只是想从他那儿得到否定的答案。因为只要他否认了，我的刀自然就有用处了。而我只是想找一个将刀子深深刺进这个混蛋肚子上的借口。

不出我所料，他使劲地摇着头。稀少蓬乱的金发杂乱地散在他

的秃头上。

“点个头就可以。说‘是我干的’。”

我用刀尖从这个混蛋的胸脯到肚子之间划了一条线，刀痕并不是那么深，但血还是立刻喷了出来。

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在摇头。

“说‘是我干的’，给你留条命。”

我边说着，边又用刀子在他的胸前横着划了一刀。这个混蛋的身体上立马出现了一个血色的“十字架”。

终于，他那被堵着的嘴嘟囔着什么。

“点一下头就可以。老实交代。”

这次他没有再摇头，但是也没有点头，反而用一双迷惑的眼睛一直盯着我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是你干的吧？喂，是你干的吧？”

这次我斜着划了一条线。划了两条之后，“十字架”变成了“米”字。

“玛丽看到你那天双手沾满了油从车库里出来，她一直都记着你。”

我边说，边用刀划着他的身体。

刻在这个混蛋身上的“米”字已被我弄得一团糟，和任何文字、记号都不再有任何相像之处。

“你一定以为塞米和父母说了你对她所做的一切吧？所以，你才做了那样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我一边说着一边一点点划割着男子裸露出来的皮肤。

“但是塞米对谁都没有说，你猜错了。玛丽说她可以原谅你，也可以忘掉你的所作所为，如果你能够从心底真心认罪的话。”

他的眼里浮现出了恐惧以外的神情。

“所以，认罪吧。只要你点头，我就会从这屋子离开。”

这个混蛋模糊不清地说着什么，好像在问我那是真的吗。

“我没和你说谎。所以，点头。就一次就好了，点头。那样做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是你做的吧？”

最后，这个混蛋的头终于点了一下。

我心中暗自窃喜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下手了。

“是你干的？是你干的，对吧？”

我反复确认了几次，男子连忙点头回应。

“你就是个蠢猪。”

我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，随后站起身来，从纸袋中拿出那件黄色的一次性便携式雨衣。我将它套在了T恤外面。

他看到我这样做，有些迷茫。

“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，我来告诉你吧。”

我扣上所有的扣子后，拿起了刀子。

“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这头蠢猪的血把我的衣服弄脏。”

这个混蛋的眼角都要瞪裂了，堵着的嘴不知在呻吟着什么，太阳穴处的血管好像马上就要胀裂了一样。

空气中飘散着一股异臭。这个混蛋，由于太害怕竟然失禁了。

我两手握着刀，朝男子上下摆动的腹部正中央狠狠地刺了一刀。

温热的液体顿时飞溅到了我的脸上、嘴上以及眼中。一股子血腥的味道使我有些晕眩。但是，这种味道为什么这么熟悉呢？之后的事我就记得不大清楚了。机械似的重复了好多遍之后，这个混蛋真的变成了一堆被大卸八块的猪肉。

我边耸着肩膀呼吸着，边从上面俯视着这个男子。他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直怔怔地望着天花板，身体还不时地抽动一下。

大字型张开的两腿之间，那个泄了气的红黑色东西在那儿垂着。

就是它把塞米害惨了。看着它，一种令人呕吐的愤怒涌上了心头。

为了不把血溅在床单上，我蹲下身子，抓起他两腿间的东西，从根上一刀把它切了下来。

没想到血还有那么多，突然一下子喷了出来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

第一部

1

七月十九日。荻尾春海早上起床之后，发现西村丽子早已起来了，正在客厅里一边啃着吐司面包，一边看着早间新闻。

“早上好！”

荻尾春海打着哈欠说道。天阴沉着，看着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。昨天晚上因为有些头疼，所以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了，但早上醒来却还是感觉没有睡够。生理期前几天总是这样。

“吃吗？”

丽子问道，将吃了一半的面包放在盘子里，站了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，我自己弄。”

春海说着，拿出了两片面包，放入了烤箱里加热。之后又从冰箱里拿出了橘子汁。

“……被杀害的是在池袋经营英语口语学校的罗伯特·帕克。死者五十六岁，帕克……”

电视中传来一个男子兴奋的声音，春海扭头一看，一个男记者手中紧握着话筒正站在一幢高层建筑物前进行报道。

好像是在报道三四天前发生在新宿城市宾馆的一起杀人事件，春海皱着眉头听着新闻。

据新闻报道，被杀害的是一名中年白人男子，手脚被胶带绑着，全身被刀切割之后，生殖器也被割走了。一看便是早间新闻或是综合新闻中突然插播的那种猎奇性新闻。

报道突然换了个画面，看着像是录像，记录下了犯罪现场的情况，地板上满是斑斑血迹。看到这里，春海的睡意及食欲一下子全飞了，这实在不是一个适合边吃早餐边看的节目。

真想换个台啊，这么想着的同时，春海却瞟到丽子正专心致志地盯着画面看。

这是怎样一个人啊。

一边大口大口吃着涂满草莓酱的面包，一边镇定自若地注视着满是血迹的犯罪现场，看着丽子这样“强悍”，春海一时间目瞪口呆。

即便如此，与丽子相处的过程中，这也不是让春海最惊讶的事情。

春海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丽子。

真是奇怪啊，这个人。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的丽子时，戴着黑框的眼镜，从外表来看，丽子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受过良好教养的大家闺秀的感觉，并且一副做事认真的样子。

然而一起生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丽子就跟以前看起来截然不同了。不是一点一点地变化，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就一下子变了。

首先是身上的穿戴开始变得花哨起来。以前丽子好像喜欢穿些

深蓝、白色、米色等较为素净的衣服，但现在却突然开始穿些红色、黄色之类颜色相当艳丽的衣服了，而且还都是一些非常暴露的衣服。即使是同性，有时春海也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了。

而且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丽子连眼镜也不戴了。虽说在东京生活时间长了人是会变得时髦起来，可这样的变化也未免太快了吧。

而且丽子的变化不仅仅是外表，吃的东西呀、喜欢的音乐好像也都变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丽子说她一点儿都不能吃带有鱼皮的寿司，现在却会大口大口地猛吃。原先她也说不能喝带有酒精的饮料，现在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喝啤酒，而且好像还抽烟。

一开始的时候，从丽子房中还时不时地传出安静的古典音乐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音乐也变成了鼓点激烈的摇滚风了。

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
春海对同屋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感到非常疑惑。虽然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，但因为在这两人的约定中，将互不侵犯对方的隐私一项看得最重。所以，自然，也就不好过问其中的原因了。

也许丽子是在打工或是在干别的什么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银座俱乐部的宣传单。丽子不太可能去那种地方玩，应该是在那里打工吧。这么推断的证据就是，丽子总是在春海睡着之后才回来，而且在外过夜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尤其是最近，一周大概只能见到丽子一次。

虽说丽子的生活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她一直都在遵守着两人的约定，所以作为春海来说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

猎奇杀人事件报道完后，早间新闻开始播放某个艺人的离婚风波，丽子好像失去了兴趣，立刻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。

2

春海第一次见到西村丽子是在三月中旬，是在一家房屋中介见到的。那时春海正式定下来要在东京念大学，为了找住的地方，便开始在大学周围的房屋中介那里找房子。因为一时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房子，春海开始有些着急了。

就在这时，在春海最后进的那家房屋中介里，恰好西村丽子也在此处找房子。最初在店里时她们并没有交流。只是，无意中春海听到了丽子和店员的谈话。

“就这个了吗？再没有其他别的啦？”尖尖的声音当中稍带有些焦躁。

春海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原来是一位带着黑框眼镜、身材娇小、打扮入时的年轻女性坐在那里。她身着一套像是应聘时穿的深蓝色套装，紧握着放在膝盖上的香奈儿手提包。

“是的，现在就只有这些了。”

中年男店员一副凌乱的表情看着丽子说道。

从隐约听到的谈话中春海推测出，这个年轻女子好像也是从外地来的，和自己一样也是正在找房子的学生。她好像也是因为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而有些着急了。自然而然地，春海便以一种同病相怜的目光朝丽子那边望去。最终，在这家房屋中介春海也没能找到令她满意的房子，春海开始有些忧虑了。因为现在所住的经济宾馆在明天早上就得退房了，房子的事必须在今天订下来。想到这些，春海真的有些烦闷了。

即便如此，春海还是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，决定前往下一家房